

書評

既見樹木，也見森林

書名：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
作者：張明敏
出版者：聯合文學
出版年：2009
總頁數：375
ISBN：9789575228545
售價：新臺幣 380 元



《村上春樹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選擇在去年十一月出版，搭上《1Q84》的熱潮，聰明的出版策略，就像聰明的作者張明敏一樣，預告了未來的成功。張明敏多年來研究村上春樹，在多場研討會發表論文，聚沙成塔，不僅得以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學位，還能出版成書，使關於村上春樹的種種討論不限於學院式的象牙塔之言，令人折服。她將專業的研究著作化為通俗的大眾讀物，縝密的思緒與計畫能力，與其研究成果及文字功力相互輝映。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位譯者與研究者，張明敏將「翻譯」提升到更宏觀的視野。以村上春樹的文學作品為例，她凸顯了翻譯不僅是文字問題，更是文化問題。除了討論不同譯本與譯者的文體風格之外，張明敏花了許多篇幅討論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出版史。此外，她蒐集了豐富的評論與報導，包括網路社群發言、信件、採訪等，揭露主導翻譯出版的操控力量，也呈現最真實的讀者反應。對於這段時間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發展，張明敏以她詳盡的資料與精闢的分析，論述臺灣的文學與其他大眾文化如何受到村上春樹的影響。

整本書的架構十分清楚，呈現倒三角形的發展，在說明研究緣起與研究方法之後，第一章範圍最廣，談的是一九四五年以後日本翻譯文學在臺灣的發展；接著範圍縮小，第二章僅談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八年期間村上春樹在臺灣的文學翻譯，第三章則談論同一時期村上春樹在臺灣的文化翻譯；第四章範圍再縮小，只談《挪威的森林》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翻譯。不過到了最後一章，格局再度放大，從文學系統的角度來談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定位。此外，三個附錄詳細羅列了在臺灣的村上春樹翻譯文學作品表、村上春樹的相關評論報導以及有關村上春樹的博碩士論文，資料之詳盡透露出張明敏在資料蒐集方面下足功夫，也看出其嚴謹的研究態度。整體而言，層次分明的架構讓整本書既見樹木，也見森林。

特別的是，這本書不僅有史料的呈現，有學理的論說，也有數量的分析。張明敏應用日本學者中島健藏、太田三郎的「作家命運曲線」概念，繪製成具體圖表，將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八年期間村上春樹在臺灣的影響力以折線圖和圓餅圖呈現，令讀者一目瞭然。在質化的研究過程中，加入包含數據與圖表的量化研究，可看出張明敏試圖結合兩種研究方法的優點。俗語說：「一圖勝千言」，又說：「數字會說話」，以量化分析來補質性研究之不足，實有畫龍點睛之效。

鳥瞰整片森林之後，現在讓我們細看每棵樹木的繁茂枝葉。在研究緣起與基礎的部份，張明敏先提及她在美期間首次閱讀到村上春樹的作品之後所引發的思考，接著她以二〇〇七年國中基測國文科閱讀測驗出現村上春樹短篇小說為例，加上以謝天振（1999）的理論為據，說明翻譯文學應該就是本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份。謝天振的《譯介學》對於「翻譯文學」這一概念的確立，在張明敏筆下有了清楚的介紹。不僅如此，張明敏也舉出其他學者的論述來證明這一點，更加強了這個論點的說服力。事實上，在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張明敏仍再次強調，翻譯文學（不只是村上春樹）應納入國家文學的系統當中（2009，頁 290）。如此前後呼應，一以貫之，足見張明敏有意以村上春樹為樣本，替向來定位模糊的翻譯文

學找到立足之地。

唯一讓我感到困惑的是，張明敏認為「將翻譯文學放在『國文科』的教科書或試題中，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學史上的事件，就結果而論，我們可以如此解釋：翻譯文學已經屬於民族文學或國家文學的一部分了」（2009，頁13）。然而，誠如張明敏所言，翻譯文學在國文科測驗出現並非空前絕後之事（2009，頁12），選擇以村上春樹短篇小說〈四月某個晴朗的早晨遇見100%的女孩〉入題，亦可能反映出題老師的個人偏好（2009，頁13）。因此，如果僅以翻譯文學出現在教科書或考題中，就直接推論出翻譯文學已經成為民族文學或國家文學的一部分，似乎過於匆促。我完全贊同翻譯文學應屬於國家文學的一部分，但是這樣的結論若能放在結語之處，在經過整本書以村上春樹在臺灣的文化影響為例而詳細論述之後，這個結論必然更能令讀者點頭稱是。

再者，翻譯文學出現在教科書中，或許也不能僅以文學史的角度來思考其意義，而忽略了意識形態的運作。換言之，某部翻譯文學作品出現在教科書，亦有可能是因為此部舶來品恰能符合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因而成為教化人民的工具。一九七〇年代的國小國語課本當中，有好幾篇課文改寫自義大利名著《愛的教育》（*Cuore*）（夏丏尊譯，1926）。在一九七三年初版的國小五下國語課本中，第二十三課與第二十四課為〈愛國的孩子〉（一）（二），內容描述一個十一歲的小男孩替路過的國軍偵探敵軍行動，他爬上樹去看看遠方有無「共匪」的行蹤，後來被「匪兵」發現而中彈身亡，國軍以軍人之禮埋葬他，最後兵士們高喊要為這孩子報仇，為他「肅清共匪」、「光復國土」。這篇課文改寫自《愛的教育》中十一月的每月例話〈少年偵探〉。如果以廣義的角度來看，翻譯包含了改寫，那麼從〈愛國的孩子〉這類翻譯文學進入教育體系的例子，可看出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確實在背地裡運作著，而未必標誌著該部作品已然成為國家文學的一部分。

接下來的兩章主要是歷史性的回顧，詳述一九四五年以後日本翻譯

文學在臺灣的發展情形，以及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八年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史。前者提供了歷史脈絡，為接下來要討論的村上春樹預作準備，讓讀者便於從大時代的眼光來看待村上春樹的定位；後者則以編年體來記述這段歷史，完整而詳細的記錄了村上春樹翻譯文學在臺灣翻譯文學史留下的痕跡。特別難得的是，有高幸玉（2004）的《日本小說在臺灣的翻譯史：1949-2002》在先，又有藤井省三《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第二章〈臺灣的村上春樹〉在後（張明敏譯，2008），張明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要如何突破前人既有的成果而創造自己的觀點，是一個研究者必須面對的難題。張明敏以自己親自蒐集的新資料，以及與譯者、出版社、編輯、作家的訪談，讓這段翻譯史的面貌更為清晰而具體。

文化接受者的聲音，在這本書中提供了直接的證明，經由電話、信件、訪談、書評、部落格、網路留言，我們聽到讀者的聲音，這是接下來的三章極為明顯的特點。這些讀者的聲音娓娓道來村上春樹如何在他們生命中發生影響。要談文化翻譯，也就是談論文化上的吸收、移植（2009，頁151），這些聲音提供最直證式的體會。儘管具體數據可以看出村上在臺灣受到注目的起伏趨勢，但是讀者蘊含情感的話語，更能呈現文化轉移的動態過程，為冷冰冰的數字增添活生生的氣息。

全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張明敏對於村上春樹文化的敏銳觀察。她突破文學的界線，探索村上文學在臺灣各種層面產生的效應。除了文學界開始將村上春樹的文體及寫作方式視為一種流派之外，其他的消費文化也受到村上的影響，從咖啡店的店名到伍佰的歌曲，從電影《海角七號》到房地產廣告，村上春樹文化已經點點滴滴滲透到臺灣文化的各個角落，甚至成為一種時尚或品味的代表。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張明敏的研究證明了村上春樹的案例不僅是跨語際的實踐，不僅是從異國跨越到本國的跨文化實踐，同時也是從文學跨越到其他次文化的跨文化實踐。

身為譯者的我，最感到興趣的是有關譯文的文體分析。對於譯者賴明珠的文體，張明敏舉出了幾段譯文來說明：其實我們所以為的村上春

樹文體，有很大部分應該說是賴明珠的文體。所謂的「村上流」、「村上派」、「有村上春樹感覺」（2009，頁 251），嚴格說來應該是譯者賴明珠所形塑出來的整體印象。那種依照日文語順與標點的寫法，以及直接沿用日文漢字的習慣，形成一種獨特的文體。張明敏認為這是賴明珠的翻譯文體，而未必是村上春樹的文體。讀到這裡，我想問的問題是：所謂賴明珠的翻譯文體，是指她個人在翻譯作品中向來呈現的風格嗎？賴明珠在同一時期翻譯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是否也會表現出這種獨特的風格？抑或所謂賴明珠的翻譯文體，指的是賴明珠根據自己所體會的村上春樹文體而刻意操縱文字所呈現的獨特文體呢？另外，我更想弄清楚的是，那麼真正的村上春樹文體是什麼？可惜張明敏並沒有就這幾點深入說明，否則以她優異的日文能力，必能為不諳日文的讀者解答這些疑惑。

研究的道路是孤獨的，能夠在這條路上持續熱情的走下去，需要有過人的勇氣。同樣身為研究者的我，看到張明敏的這本研究著作，除了佩服之外，也為翻譯研究領域又多了一位優秀學者而深感興奮。這本書既有翻譯史的撰寫，又有譯文比較研究；有質性的文獻蒐集與訪談資料，也有量化的數據與圖表，可說是鉅細靡遺、面面俱到。相信在翻譯研究的領域裡，張明敏呈現的這片森林，也與《挪威的森林》一樣，在臺灣文學翻譯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參考文獻

- 夏丏尊（譯）（1926）。亞米契斯（E. De Amicis）著。**愛的教育**（*Cuore*）。上海：開明書店。
- 高幸玉（2004）。**日本小說在臺灣的翻譯史：1949-2002**。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張明敏（2009）。**村上春樹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臺北：聯合文學。
- 張明敏（譯）（2008）。藤井省三著。**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臺北：時報文化。
- 謝天振（1999）。**譯介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